

薄墨冰尘

长街亭，烟花绽，我挑灯回看，
月如梭，红尘辗，你把琴再叹。
听弦断，只恨别离难，三生阴晴圆缺，一朝悲欢离合，
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明 砚 倾 国

上

MINGYAN
QINGGUO

薄墨冰尘◎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明 砚 倾 国

上
MINGYAN
QINGGUO

蒲墨冰尘◎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蒲墨冰尘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视倾国/蒲墨冰尘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2. 3

ISBN 978 - 7 - 5470 - 1182 - 9

I. ①明… II. ①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4300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张: 28

出版时间: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丹

策划编辑: 白阿丽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封面绘图: LILLO

ISBN 978 - 7 - 5470 - 1182 - 9

定 价: 39.80 元 (全二册)

联系电话: 024 - 23284090

传 真: 024 - 23284521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 - 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316 - 3656029



前言

岁经寒暑，地有筭苻两国。苻于筭后十三年而立，初时国力羸弱，繁华昌荣皆不及筭，故有筭者富、苻者穷之说。然百年后，筭有帝庸，挥霍肆乱，而苻励兵图治，趁势而上，遂两国国力渐至相当，各据一方，虎狼对峙。然终因山水之隔不便征战，故相持相安数百载矣。

筭国，朝有九卿，掌管天下之事，自开国至今三百余载，得卿位者封作卿王，居朝之重位。九卿分别为宗正、廷尉、治粟内史、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少府、典客。

筭之百年基业皆有九卿商榷掌管，为天子之下最高权法执掌者。不料朝立至今，九卿分派，党争愈演愈烈，更有以廷尉为首的一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丧尽天良，致使筭国人心动荡，民不聊生。

筭朝景仁一十九年，帝南下微服私访。时值惊蛰，天降雨，东方有紫微星暗，呈孤君在野，四杀并照排列。电闪雷鸣间，帝于寝宫被刺，其伤盖一利剑所为。

时有太傅之女，先天不足致体寒，因其父病死于惊蛰日，大恸，昏倒府中一日一夜方复醒。



目录



上册

C
O
N
T
E
N
T
S

【前言】· 001

【第一章】
与君初相识· 001

【第二章】
千年修得共枕眠· 022

【第三章】
红尘初妆· 043

【第四章】
惊天子· 062

【第五章】
步步成棋· 080

【第六章】
此时此夜难为情· 099

【第七章】
此一世，认定你· 117

【第八章】
总轻负· 135

【第九章】
迷离未央· 154

【第十章】
朗朗天下· 172

【第十一章】
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19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下册

【第十二章】
一生一代一双人 · 211

【第十三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 229

【第十四章】
不罢休 · 248

【第十五章】
说如梦，人间携手 · 266

【第十六章】
心斗 · 285

【第十七章】
算来一梦浮生 · 302

【第十八章】
莫失莫忘 ·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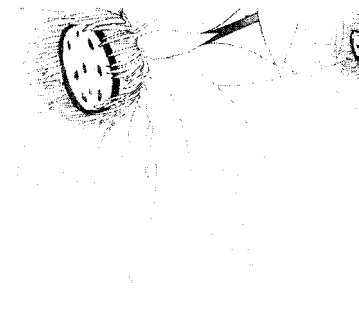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却道故人心易变 · 338

【第二十章】
乱世之秋 · 357

【第二十一章】
一笑人间万事 · 376

【第二十二章】
情暖 · 395

【第二十三章】
犹如故人归 · 414



NINGYAN
QINGGUO

第一章 与君初相识

凝露初夏。

天未破晓，一寂昏暗。那长而阔的长安街，便像极了一条被晨露打湿的缎带，寂寂沉浸于淡淡雾霭之间。沿路灯色昏昏，烛火随风，飘摇不定，沿长街辗转，由明亮转入晦暗，终在那沉沉的皇宫前湮灭。借着最后那一点光——依稀能看见半掩的玄武大门，在大路的尽头闪着冷恻恻的光。

丑时三刻，有一顶月白软轿一路摇晃而来，缓缓落于宫前。近了，便见轿帷之上绣有丹凤朝阳宫图，借以黎明光线璨若明华。待软轿停稳，由一女婢浅掀了锦帘，随即踏出一清隽女子，缟素着身，眉目低垂，打眼瞧似乎带了些孱弱和丧气。细看，薄粉敷面，风鬟雾鬓，一脸慵倦亦掩不住眸下的神色——竟是透着一股子难尽的凉薄。

缓扬了眉，九重天霄愈发冷寒至心，玄武门墩台隔墙亦有威赫凛肃的清气。待看了半日，女子方恍觉问道：“初儿，时辰可到了？”

音未歇，女婢遂弯了身子低声禀道：“寅时早朝，主子是要进去了。”

那女人也不惊，话音落耳便正了身子启步，步步沉稳，毫不似柔顺女子的弱柳扶风，一身素衣却是衬得她愈发清冽。

一旁轿夫早已看得目瞪口呆，眼见得那女人进了宫去方窃窃私语，言语里尽是嘲弄，“啧啧，这名叫洛明辰的女人果然厉害啊，虽是宗正卿王妻，可卿王死

了一泪不落不说，连进了人人骇色的皇宫亦是满满的清绝气，要我说她就不该是女人的。”

“主子这般惯了，哪有你们品头论足的份儿。”

瞅着雾色里再无身影，初儿转了眸不屑于他们，这样的家丁唯有背后说道，上不得台面。即使让人恼得不得了，自己也不愿争辩。

黄色琉璃瓦于雾霭间依旧刺目，玉台阔隔，朱色宫墙隐下身后重重楼阁，洛明辰一落三定，穿望云亭，通千步廊，沿太堤岸，陟含元梯，鱼肚白白东方悬起，她便拈了点将最后一步落至宣政殿前的龙尾道前，含目相观。

龙尾道上通朝殿，下连玉阶，两旁皆有青石扶栏，镂刻螭头图案，扶栏间以镂刻莲花，尾似龙形，抬眼看去别样威赫。寂寂盯了半晌，洛明辰嘴角略扬半度，螭头莲花不过祛火，竟想不到于此也有这般瑾绝。

夜漏尽，钟楼前响五声，声声绝鸣，于清肃大殿间尤听得震慑。洛明辰淡定自持，微整衣襟，沉步迎上。

宣政殿，隔了三尺于槛外瞧着，宝座之上景仁帝清峻冷郁，白髻苍染，浓眉下目似冰凝的露，灼灼示她。唇齿渐启，便也吐字。

“宣。”

“宣宗正卿王荀攸怀正妃洛明辰觐见。”

旁侧公公蔡邑继而扬声，音过宣政直入旋耳，一千众臣皆为一惊，只洛明辰应得谨敏，信步踏进殿来，躬身示安。

“平身。”景仁帝慵懒出声，眼光瞥向她时依然清冽，待由她稳下步子便轻勾了笑，“荀王已死，膝下又无一子半嗣，这剩下的万贯家财不知王妃做何用？”

“私用。”

沉目迎上，洛明辰含着晨间清寒出声，却也刺得列于大殿两侧的文武官臣再惊，各做异状。此等女子，皇帝即是这般问了，当无论如何也要回句充公才是，只那一两字的“私用”，直让官员再度落下冷汗，这是不要命了？

“万贯家财想你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吧。”

景仁帝冷光更甚，沉下气，极尽将语气化成清软，愈发笑，“时我第朝有规制，凡无家眷之臣逝后定要将其家产充公，你可知？”

“禀皇上，若臣未记错，第朝内务府案宗三十一卷第四十六言，九卿位皆不予官臣之列，即宗正卿王位也是如此，亦可为家产并不做充公之用。”

洛明辰兀然出声，此言且比前两字咬得更狠。

“哈哈……”然音未落，却见景仁帝仰首大笑，声彻寒殿，复又将众公臣惊得心惶惶然。

“好一个卿王妻，默诵朝制之举定也看得出你不寻常，实不愧太傅之女。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开门见山，朕却是觊觎荀王家财，只因筮之南炎旱，我朝国库又着实空虚，不知王妃意下……”

“臣有一疑。”锦袖前执，洛明辰并未答话，却转了声，恭谨以问。

“何疑？”眉梢轻挑，景仁帝稍正了身子，佯作慈声道：“但说无妨。”

“回皇上，我筮朝有规制，九卿之位不得随意更改，此规矩百年未变。然如今，宗正九卿王荀攸怀因疾而逝，膝下又无子嗣，实乃前所未有的绝例，不知这宗正王位，再要传于何人？”

“这……”景仁喉间稍顿，朝堂之上却早已惊乱了一团，皆做窃窃私语状。唯洛明辰一人立于朝堂中央，福身不动。

“既然荀攸怀没有子嗣，不如宗正之位就撤去吧。”滞了半晌，景仁终有所不耐烦，袍袖紧下，方对其言声。

“宗正掌管皇族事务，事无巨细，怎可说撤便撤。”尾字未歇，洛明辰一忙添言，声声脆若琉璃。

“那王妃的意思是……”眸光涣虚，景仁吞了声，凝着堂下的她一动不动。

“臣——愿代劳。”字字铿锵，这一句虽未扬声，却令众大臣再度落了冷汗。

“你？”剑眉微挑，景仁亦吸了口凉气，声如冰碴儿，“女人怎可占位！”

“臣并不占位。”云髻稍点，洛明辰低了首，复又沉声，“只代宗正王掌管皇族事务，仅此而已。”

“你！”身子前倾，景仁咬碎银牙，锁紧了瞳人盯着洛明辰看，她在拿话逼着他一步一步落入圈套，他怎可咽得下这口气！如此凝了半晌，待堂下静了，景仁却忽一笑，极尽轻蔑之色，“这宗正位可不是谁想坐就坐的，荀攸怀有大智慧，不知王妃怎样啊？譬如这筮之南大旱，王妃可有良策？”

“若臣献一计，可解筮南之忧，皇上可否让臣代管宗正之事？”

“只要不用银子便可解旱情，朕——答应你。”单手扶上龙椅支沿儿，景仁轻勾了唇角，不屑地笑了笑。

“回皇上，筮之南旱，是百年常遇之难题。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西

南旱情，亦不是三两日可解之危，不过要解燃眉之急，臣还是有良计可献。”洛明辰轻抬了目，直逼座上景仁的眉眼，闪了异色，方又言：“筵之南是我朝边沿之处，再往南便是无穷荒漠，臣以为可运炮台十座前往荒漠，于空中放炮百枚，浓烟滚滚之后，天即换色，有雨而降。”

“哦？”喉头轻颤，景仁忙正了身子，疑声道：“这如何见得？”

“古有征战，炮火最具威慑之力，地面因火势之故与半空温度有差，故每逢大战过后，便有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洗尽兵戟战甲。故臣以为，燃炮有降雨之功用，其中详细缘由虽不甚明了，然有雨可得，解旱情，救百姓，皇上又何乐而不为？”字正腔圆下，洛明辰眉心依然平展，腔中稳落自持，是独有的沉淀。

“呵，不想王妃还有这般见解，如此……甚好甚好……”闪了虚眸，景仁愈发笑得虚假，音落殿内更显冷寂，那份勉强之色，众臣皆能看得清楚。

“降雨可缓解旱情，却不是长久之策。”隐了寒声，洛明辰复又开口，周遭皆又静下，“筵之北常有涝，南常有旱，臣以为，可来个北水南调，岂不两全。”

“北水南调？”眉紧川字，景仁虚了目，便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众大臣亦探首摒声，静待洛明辰下言。

“回皇上，以沟渠河江凿通南北重线，北涝时引水南下，南旱时亦可用得北方江河之水，岂不是让百姓没了性命之忧。”锦袖稍紧，洛明辰轻抬了眼眸，对上景仁的眉峰，“此乃为上上之策，使我筵国百年再无涝旱之忧情。”

“王妃说得是啊，王妃说得有理，有理啊……”

音歇，众臣皆竖了拇指对洛明辰大加赞赏，一时间朝堂犹如炸开了锅，字字皆是对洛明辰的敬重与钦佩。

“好了好了！”景仁挥了挥袍袖，自龙椅间起了身子，厉声言下，“朕准，洛明辰即日起可代管宗正卿王荀攸怀过往一切事务，然位不得有变，赐其一品夫人，乃正卿王妃。”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臣皆跪，是以接旨。

“谢皇上。”

眉飞眼角，洛明辰终是在众臣一片欷歔之下撩了袍摆扣膝以跪，那三字于齿中咬了又咬，然心间却是丝丝恬静。景仁帝终是败给了她，不过一条计策，便能以一品王妃位承袭荀攸怀的卿王之位，且不费一分一毫的银两，如此何尝不好。甚至，她便也终于认清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不过如此。

“早朝下了随朕去永安宫。”

淡扫了堂下众臣，景仁帝寂寂出声，并未多言，三两语即传了讯息，他于她，还有事讲。

“退朝！”

蔡邑亦是慧眼识色之人，便忙扯了嗓子作下一番离言。景仁帝不顾众官臣混沌抽身撤去。如是，那女人的代管宗正卿王的位子，是要坐定了。

永安宫于皇宫中轴靠后，绕北部为太液池，池中有芙蓉榭，卷棚山顶，四角飞翘，凌空架于水波之上，伫立亭边，亦为秀美倩巧。此榭面临广池，池水清冽，粉黛出水，风流丽质，满目荷莲垂姿吐蕊，概为帝妃荡舟赏月之所。周又建有回廊台殿，一派幽雅高洁。借着夏日明媚之色洛明辰微微眯眼，相比于明，似乎她更喜暗，可以沉稳静心，又不会太僻寂孤寥。

琉璃顶檐，玲珑八角悬着冷色直逼沿着堤岸信步的洛明辰，偶有御花园的栊花竹芋香气匿于袖间，但扬了目，便看得到五尺之外的景仁帝。时方退朝，其依然戴一顶绒珠面生丝缨苍龙冕旒，石青直地纳纱金葛褂外罩着明艳龙袍，五彩云纹绣以广袖端，英气直冲天霄。只若细打量一番，却也脱出其颓身略有虚，喘须落拓来。及此，洛明辰忽也降下暖色，心底抽肃，愈发掩不住的戚殇。半年有余，他可还是原来的他？

不过半刻，便也踏进永安宫。香薰下苏和香气袅袅袭人，隐了股子清凉气。

“众人皆退下。”

水晶玉珥浮雕缙素屏风后景仁帝一语落下，声色严绝，众宫人皆福身而退，唯洛明辰立于玄关处静待，阶外，三分阳色掠影，极为清冽。

“你倒是越发不知规矩了。”

静氛下，景仁帝侧转了身子虚眉视她，嘴角勾了冷笑，话语寒彻心底。

“臣不知皇上言何。”

洛明辰正向而观，目光与他的在空中相汇，极尽电光石火错综复杂，却也含着不卑不亢的清傲气。

“不行礼吗？！”

剑眉微怒，景仁终没有她的自持，愤然出声。

“你本是我长兄，殿上也已行足了礼，于此大可不必。”

洛明辰淡漠地错过他的眼眸睨向旁侧，倔犟地道。

“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青楼的下贱丫头，你不配叫我兄长！”一语似针，他终是寻着她最见不得光的软肋刺了，簌簌流出血来。

廊外阳光愈发灼人，记忆犹如风影，呼啸于眼前，将过往一幕一幕重复上演。

仪红院

“我让你偷懒，我让你偷懒！”烧火棍闷声砸在后脊上，她疼得狠狠咬了嘴角，唇霎时滴出血来，唯流不出眼泪。老鸨的恶骂一天要有四五次，恐怕眼泪早就流尽了。

“怎么，不服气吗？这顿饭又让你给我做糊了，谁赔老娘的损失！你还委屈，还委屈吗！”又是几下深深的烙印，她蹲在膳堂一角，疼得再不想动弹，唯紧抿起唇角听老鸨无休止的诅咒与谩骂，“不服气就把你那个当知府的爹喊来啊，哈！他那么多银子还怕养不起你们母女俩吗？何必一个烧火一个在这儿卖艺啊！老娘也省心不是，天天烧顿糊饭吃，你又想作死了是吗！你爹也怕丢人啊，真真是没种的东西，敢生不敢养，早不如不欠这风流债啊！苏砚卿，我告诉你，你爹苏饮他就是个孬种，别指望着他来救你！你就给我乖乖在这儿烧火做饭，再做不好小心老娘扒了你的皮！啊呸！”

阳春三月，苏砚卿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见苏饮，她怯怯地站在青楼门口，风拂下半缕发丝，恍惚能闻到淡淡的脂粉气。

“好女儿，爹来接你回府。”

眉眼尽是虚笑，苏砚卿看得直作呕，只是娘亲交代，好不容易有爹来认，逃出青楼再说。

艰涩地挪动脚步，一步一步迈向苏府大门，她知，自此哪里会有“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苏饮、苏饮正妻、独子苏衍炙，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自己。

景仁一十九年，惊蛰之夜。

那一日风雨交加，却是苏衍炙行弱冠礼之时。她记得甚是清楚，因着自己娘亲柳汐辞从青楼逃出来，只身闯入苏府，手间还持了一把利刃。

人流攒动，她只看到娘亲不知从哪儿挤出来，趁着众人皆不注意的空当儿一刀就刺进苏饮胸膛，血沿着匕首缓缓而下，匿进指甲里，亦是鲜红。

众人大惊，做四散状时，娘亲又是一刀，刺死苏饮妻，笑意嫣然。

电闪雷鸣，雨水滚落在面颊，她模糊地看到一个身影，正向苏衍炙刺去。

“去死吧！还我卿儿，还我卿儿！”

“娘亲！”

她大惊，忙冲上前去，重重挡在他身前，匕首刺进胸膛时，她眼角分明存了泪。

轰隆隆的雷声划过，她只想睡觉，一十四年于她，真的好累。

“卿儿，卿儿啊！”

匕首再次捅向愣在那一处的苏衍炙，风起云涌时，尘埃落定……

一方院落，只剩下柳汐辞一人，怀里抱着苏砚卿，只喃喃低语，泪水盈满双眸是满满的歉意，“卿儿，我的卿儿，娘不该把你送进苏府，苏饮那个浑蛋，根本不配当你爹，他让你嫁给易津离，分明在利用你啊！那些王公贵族没一个好东西，娘亲怎舍得你入狼窝！卿儿，卿儿啊……”

雨水浸入唇角，涩涩地发咸。她轻轻阖了眼，终勾了一丝笑意，却全数掺了苦。她终是寻得一良人，哪怕初衷是利用又如何，只是娘亲又怎会懂……

雨袭风卷，苏府一片死寂。

“苏砚卿，你还真以为你是爵爷了吗？骨子里的下贱怎么都去不掉，你和你娘亲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厉音再度入耳，惶然勾回心神，宫内似乎更冷。

“是，我不是。但你万不要侮辱我娘亲。”隐着寒声沉目迎上，洛明辰终是启口，语气无喜无悲。此时竟似极了狂风暴雨后的枝木，坚韧不可挫。

“哼，笑话，我不仅要骂你娘亲，我一样骂你！你这个有人生不得养的青楼丫头，有何脸面配待在苏府！”

“不是我要待，是你爹以我为棋子攀拢易津王，我亦不过是他转身即忘的路人。”

“你至死不肯承认他也是你爹。”景仁缩紧瞳人锁了她，面色冷硬成殇，“一直想，时我弱冠时若是不大张旗鼓置办，或许你青楼的娘亲就不会怒气冲冲闯进苏府。那一把利刃太利，杀了爹娘，杀了我，却又让我们以这种同世同时附体的方式相见，你说，讽刺不讽刺？”

“有些人该杀，却不该死。”含了三分淡漠，洛明辰愈发阴谨，却也回视他道：“我

于青楼待了十四年，眼见得尘世污秽人心不古，娘亲做歌姬，我做烧火丫头，打骂的事司空见惯倒也不觉什么。唯是自己错了便是错了，还有个老鸨指点着。只这人，万不能事事要看着你错才好，唯错了才有贬你的借口，错了，才有杀你的理由。”

“你是好凌厉的人。”

景仁冷笑半分，微眯了眼眸相视，银牙咬得挫响，“抑或你本心良善，不然柳汐辞杀我那一日你断不会替我挨了刀子先行一步。只是，凡事但也有该与不该，我不过只晚你一步入了阴曹地府，凭什么你就贪了个灿如春花皎如秋月的身子，我却是个病恹恹即时将去的皇帝？我不甘，不甘！想我做青州知府儿子时如何风光，天高皇帝远，我照样做得风生水起，青州城谁不怕我畏我敬仰于我！只千不想万不想，自爹养你那一日起我便再不太平，先是易津离要娶你为妻，再至爹冷落我冷落娘亲，最后时我全家都要死在你娘亲手上！凭什么，凭什么就这一刀便害得我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璇几案前列有鼎彝香炉升了烟圈，袅袅至闺梁间若有若散。仿若将那珠玑字句亦朦胧几分，入了耳再听不出愤怒。半年余，他果真是沉稳了，断章下的话亦再不似彼时恶狠，想是他终于通透些许，既是无济于事也再不怨天尤人，只唯那话音儿里，对她却依旧是满满的怨恨。或许，从应有尽有至一无所有，于他这般性烈品傲之人，半年，也是少了。

“苏饮作孽，与我无关。”眼眸处覆下华裳，洛明辰凝目吐言，淡了又淡，“是你爹要攀，不是我。”

“呦，话说的也太事不关己了。”掌间攥起冷袖负手，景仁满目鄙夷之色，“莫不是你不喜易津王的？莫不是你打算要做他的王妃的？莫不是那方素色锦帕上的字还不够扎了你眼不成？”

一句漫成毒刺，纠缠成瘤赫赫扎眼。这是她的死穴，他便也屡试不爽。易津离，那个清润男子，那句白头誓言，那方刺着“卿须怜我我怜卿”的素帕均是她心里的痛，犹如蛇信舔舐伤口，一次一次，化成脓，再滴不出血，反是恶秽的胞淬，堵得自己作呕。当初确是苏饮为了攀附权贵嫁女求荣，但娘亲所不知的是，对那温润如玉的易津王，她却是爱的……

“你想怎样。”沉音迎上，洛明辰终是虚眸以对，字正腔圆，“娘亲亏欠我的我自会补上。只是若你成心作荏儿，我亦无他法。”

“作荏儿？你也配！”景仁亦挑了眉峰，唇际扬了弧度，不屑道：“你不是不乐意于我下跪行礼吗？只可惜寡妇门前是非多，不如，我许你一个儿子可好。”

“你！”

一字未歇，她便终也稳落不得。她知他必是恨她，连着对她母亲的恨，连着他对自己身子颓弱的恨，连着一无所有的恨。只是，他明知易津离是她心里的刺儿，为何还要这般执意反反复复让自己遍体鳞伤？！

“可是恼了？”

凝目以示，景仁复又冷哼，“少见得你恼，想是易津离必是你的痛处。可朕又偏宠了你恼，你恼了朕就万分自在。婚娶后你要日日于皇宫来行王妃礼我更是欣悦，此般，何尝不好。”

“就为行礼？”言毕轻声冷笑摇头，那笑里尽是尖锐，听得景仁随着寒下，“既是作了妃，我一样不行礼。君臣礼殿上已做足给你，我于你并不亏欠。”

“放肆！”话音钻耳，景仁目若银铃，脚下生风猛至她前，扬了冷袖扼住腕子，怒言道：“做人万不要给脸不要脸，做我皇媳已配足了你这个寡妇，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你的皇媳也看我想不想做的！”眉紧川字，洛明辰亦锁了瞳人瞪他，清傲灼灼。

“你可是要挟我了？”景仁忽而寒声笑起来，音中隐下半阙凄怆，“你可是忘了还关押在玦厉府牢的柳汐辞了吗？”

一语落下，泛着绝音。洛明辰胸中强压了闷气，却也垂下睫毛。若论知己知彼，他总能胜她半筹，狠狠攥了自己痛处誓不罢休。她并非常人，七情六欲即是少也万不能少了孝，此刻便也如噎了噎不得的噱头，操人口舌。

“不如将你配了六皇子吧。”

眼见得那女人稍弱几分，景仁忙扯了笑慰她，却声声是极尽污秽之词，“四子不娶女人，三子与五子常年于边塞领军，太子又只一个太子妃，朕想来想去也只有六子能配你，且他有四房小妾左环右绕，你若当了妃，也可治治他的浪荡气。何况你如今做了一品正王妃，代管宗正卿王位，竟比六子还要威风，日后你惩治起他来更是方便，此般可好？”

“随你。”

硬生生甩了词，洛明辰顺势抽了攥于他掌心的玉腕，转了身子迎着宫外盛势

的玉兰再不视他。再世重生，她亦非她，易津王也罢，六皇子也罢，嫁谁？娶谁？都于她无所谓！

长安西城区前海东街中即为荀王府，通体落落大方，自街头稍转便也是长安最繁华的麟凉街，铺肆林总之染绮华鼎盛。待午中时分，有月白软轿降于荀府之前，路人单瞅上一眼便也能看出此轿乃轿中极品。清葛藤蔓浮雕成踏，内亦有朱罗茵褥夹幔随风跃入眼帘，玲珑有致的楠木廊之上悬吊耀耀夺目的金银配饰，四檐皆亦有翡翠云龙成串坠下，于夏暖阳色中熠熠闪光。

随着初儿轻启素帘，洛明辰清谨下得轿来，微整襟钮便也迎目，镶金嵌玉匾额之上的荀卿王府隐着冷恻恻的光，配衬府邸前两尊雕花团座之上的石狮更添寒气，狮头正中十三卷毛疙瘩更是刺目得威赫。时十三当为皇家之数，于此亦表荀府在长安地位之高重，无人可攀。

信步踏过槛内，沿下曲廊步入芙池，碧水潋洄亭台馆榭漫入眼帘，夏风裹了半支莲的香气染指，洛明辰却步履疾风，素颜平展直盯了前方隐下垂花门的垣壁，眸间耀着清辉，似比往日更冷。初儿亦紧跟了步子尾随，并不言语，心下自是看出她比昔日愈发凌厉。

“吩咐下去，将荀府换字。”

走过重檐之下扯了缟素的耳房，洛明辰终是稍顿了步子，唯唇角扯不开笑，愈发阴谨。

“换作何字？”初儿略怔，实不知主子心中所念，跟了她十年，今日心底却真真暗生了疑惑。

“换作。”洛明辰穿过后罩楼的廊道进入垂花门，眼见得重檐之下素幡白绫由着风吹拂掠耳，沉音道，“洛荀王府。”

甩下身后怔愣的初儿，洛明辰提了裙摆进得后院。满目黑白二色，与夏日的明媚极不相称，她觉得极渴，泛涩的干涸。就要踏进灵堂，却听了满满的哭丧声，至绕过耳门时哭声更响，震得旋耳嗡鸣。洛明辰眉心淡淡褶皱，只觉这哭声亦是在跟她作对。

稳身浅步落至灵堂槛前，微眯起眼打量满屋下人，洛明辰轻吐了口气，眸光亦换了一副沉色。

洛明辰本就生得丰姿绰约，长眉连娟，微睇绵藐，即是回身举步，也恰似柳摇花笑润初妍，想是如此不施粉黛而颜色如朝霞映雪的美人儿该是人见人爱的，

却不想她从未喜过，扮笑都不曾，骨子里是难掩的凉薄相。时嫁进荀府半年，人人皆畏，倒不是因着她的王妃身份，反倒是她那双似能杀人的眸，时时隐着冷光。

而如今，任听着满堂下人作着哭念，洛明辰却实无悲戚之心，泪不曾落，哀嚎不曾响，心底反是淡淡的，或许半年的夫妻恩于她，着实太少。还未来得及让夫君进了心他便如此去了，不知是自己的命不得好还是该算是荀攸怀的悲哀。

“停了吧。”

清浅启口，洛明辰面无暖色，只是僵然出声。只一声便压下去方才的震耳欲聋，灵堂霎时鸦雀无声，想是那些下人作哭时都还念着自己了。

淡扫灵堂，眼眸处压下谨敏冷色，终待这堂中再无丝毫声息，洛明辰才继而言声，“后日我大婚，嫁于六皇子安陵析痕，且去准备吧。”

这一声叱耳，连着堂下最娇弱的丫鬟都要抬了眸看向玄关处的王妃，断线泪珠悬于眉角不得擦拭，硬生生却被方才那几字冷吓了回去。荀王还未入土，这家王妃就要想着谈婚论嫁，毒蝎心肠昭然若揭不算，还要整出六皇子，梅开二度不成？！

“荀卿王何时入土？”

怔愣之时，却见软蒲之上的管家猛然起了身子，声音压了极低问。

“明日。”毫不会意众人早已土青的面色，洛明辰正了身子隐下寒声继道：“明日将荀王葬于乾王陵，你去办吧。”

明媚阳色恰染发髻，如墨青丝于光中漾来漾去，却终不及她话音儿里的清寒，是拒人千里的清傲。

“主子，六皇子清睿王前来吊唁。”

身后初儿终是一步跨了三阶跃上殿来，喘了气示于洛明辰。字未吐完之时众下人皆又为一惊，六皇子名字实在惊耳，这档子方歇了音那方却重又提上来，六皇子，可是那个即将要迎娶眼前王妃的六皇子？

“请。”狠咬了音，洛明辰依是素颜，不带半分颜色。

微整衣襟，缟素重着的规矩，洛明辰便也寂然转身，迎着夏风展眉，沉步迎上。

但见花园假石处，安陵析痕手持檀香扇信步而来。风掠周身，也看得他面若冠玉，风仪若仙，眉如轻云出岫，容若日初丹渥，不食人间烟火之姿貌，气如幽兰吐蕊之玉润。手如柔荑，颜如舜华，翩然而至。一身明朗纯白锦服，方显粉妆玉琢下的壤其天俦，袖衽处刺着雅致竹叶花纹的雪白滚边，更于指尖檀香扇摇摇